

巩俐 我拿青春赌明天

萧 赛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巩俐：——

我拿青春赌明天

萧 赛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3 年·成都

(川)新登字 014 号

责任编辑:弓 叶

封面设计:划 川

巩俐——我拿青春赌明天

萧 赛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望江路 29 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广汉市印刷厂印刷

787×1092mm 32 开本 5 印张 100 千字

1993 年 5 月第一版 1993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ISBN7—5614—0891—9/1·128

定价:3.80 元

目 录

一、怪老头儿探索巩俐？	(1)
二、张艺谋的眼睛看中了花金子	(3)
三、不怕名落孙山，只怕半途而废！	(8)
四、自信就是胜利	(14)
五、录取巩俐的小虎牙论争	(18)
六、“鬼才”张艺谋是逼出来的	(23)
七、巩俐才明白了找到了“鬼才”	(28)
八、《红高粱》、《黑高粱》谁是谁非？	(33)
九、巩俐回家首映《红高粱》	(39)
十、爱情是谣言、也不是谣言	(44)
十一、爱情不是亲家、便是冤家	(50)
十二、爱情是爱？也是恨吗？	(55)
十三、红遍了香港，轰动了西柏林	(61)
十四、“菊豆”被禁，《菊豆》成功	(69)

十五、萧华的《往事悠悠》	(75)
十六、等张艺谋回家离婚	(80)
十七、“张旋风”与巩俐热	(85)
十八、“大红灯笼”能挂多高?	(91)
十九、“大红灯笼”挂高了怎么办?	(97)
二十、上达国际大奖，下通广告公司	(102)
二十一、巩俐演《画魂》	(106)
二十二、巩俐：“我就是潘玉良！”	(111)
二十三、女画家潘玉良还活着	(116)
二十四、巩俐：“何不潇洒走一回?”	(120)
二十五、逼出《万家诉讼》，要打《秋菊官司》	(126)
二十六、捉住秋菊，抛开菊豆	(131)
二十七、是真扑还是假扑	(136)
二十八、“金狮奖”的荣誉与危机	(143)
二十九、怪老头儿答记者问	(149)

一、怪老头儿探索巩俐？

鸡年，初春，北京落雪。新华书店最近把文艺书籍全摆在二楼上。

有一位脸又瘦、面又黑、背又驼、牙又缺、衣冠又不整、毛发又全白的怪老头儿，缩着脖子，冒雪而来。

他居然掏出了 8.8 元钱钞票，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本 1992 年台湾万威出版有限公司初版、江苏文艺出版社 11 月重印王戈写的《细说巩俐》。这不奇怪，奇怪的是他斗胆又掏出了 6.8 元钞票，糊里糊涂再买了一本 1993 年 1 月，海南三环出版社再版、还是王戈写的《巩俐出世就是机遇》。那位怪老头儿莫非有神经病？

卖书的售货小姐很诧异，既不便盘查顾客，又忍不住想问：“您老多大的高寿哪？”

“七十二，蠢长啊！”

他身旁有个好奇的小伙子，单刀直入地嘲笑那“老牌的巩俐迷”：你老人家还肯花钱买这类书看呀？

怪老头儿偏着白头，瞅着他笑，反而问他：“你以为我只能看《古文观止》吗？”小伙子申明后，指教他：“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买重复了，那两本书都是王戈一个人写的，都是在‘巩俐年’赶着赚钱，一书两印，减头去尾，大同小异，你何苦多花钱呢？”

“不”！版本不同，各有千秋。你听说有一种“张艺谋现象吗？”

“哦，原来你是位收藏家！”

“不！我在写她。”

“哟，你也想赚钱呀？”

“不！我想探索她。”

“嗨，行吗？”

“怎么不行？我是向年轻人挑战，准备了两三年，写部‘巩俐评传’”。

“噢！”售货员、出纳员与那小伙子都吃了一惊：“原来您是位老作家！”

“什么老作家、嫩作家啊！我是从四川来的土包子，最爱开‘国际玩笑’的‘专家’。”怪老头儿说罢，瘪嘴微笑，向他们招手告别，书钱两清，扬长而去。

其实，不开玩笑，他真在写巩俐，他早与出版社签订了约稿合同。那怪老头儿的确是1939年戏剧院校的学生，巩俐却是1989年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学生，其间相隔半个世纪，他比巩俐永远大55岁。

怪老头儿海内外的朋友中，曾有人笑话过他——“你只会写古代人，不会写现代人！”他突然冒了火。他决定来探索年轻杰出的一代导演和电影明星，这次就拿巩俐来“当靶子”，写她和张艺谋在艺术上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自从《红高粱》问世，怪老头儿就刮目相看，对人预言：“我奶奶和她导演的处女作，切不可等闲视之！人言伯乐识千里马，真有点象张艺谋对巩俐一见倾心！……”

二、张艺谋的眼睛看中了花金子

1987年，盛夏的北京城，骄阳似火，挥汗成雨。座落在东城区交道口东的棉花胡同内，小小的街道上，古老的大院中，历史悠久的中央戏剧学院。余热未消，炎风阵阵，表演系八五班二年级的学生，彩排曹禺的名剧《原野》，名导演是刘万滨老师，史可学演焦大妈，姜文学演焦大星，刘冠军学演仇虎，巩俐学演花金子——大妈的媳妇、大星老婆、仇虎的情人。

曹禺早年的三大名剧——《雷雨》、《日出》、风行中外，唯独《原野》自1949年—1983年尚未“解禁”，没有剧团敢演。曹禺私下向巴金感慨过那不公平。巴金劝过曹禺：“你别担心！迟早会有人替你打抱不平。”

“禁演”的原因有三点：（一）仇虎家与焦阎王家的矛盾，是“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狗咬狗的斗争”（二）“个人恩怨情杀”值不得宣扬。（三）花金子是“破鞋”，“偷人养汉”值不得提倡。与此同时，李劫人的小说名著《死水微澜》里的邓幺姑，也遭受到了同样的命运。有人把她贬为“拾物”，都与“娼妓”同列为伍了。果然，1983年北京《戏剧电影报》第36期，发表了一篇《金子不是‘破鞋’》。1988年成都《视听生活》第1期，又发表了一篇《金子不是‘破鞋’，邓幺姑不是拾物》。1984年，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首演了《原野》，北京中央实验剧院也相继公演了。后来中央戏剧学院才把《原

野》作为教材，排练实习。《死水微澜》也搬上了舞台、电影与电视。

“这么多年来，《原野》的问题就是那篇文章所讲的那些问题，好在都过去了……”曹禺摸着下颚，微微一笑：“只是他的标题不雅，什么‘金子不是破鞋’哟！”

大家哄堂大笑……！写那两篇文章的人——前面所说的那位怪老头儿。

学演花金子的巩俐此时正当22岁。她一直就非常喜欢恨爱交织的《原野》，非常高兴演敢笑敢哭、敢为仇虎生个儿子报仇的这类女角色。老前辈曹禺的教导和名剧《原野》的启示，对后来巩俐在电影中扮演成功的人物——我奶奶九儿、杨金山的老婆菊豆、姨太太颂莲、打官司的秋菊……都跟从花金子的起步是分割不开的。

但在名剧名角的戏剧史上，观众有口皆碑的花金子实在太多了！三十年代影人剧团的黄燕群，四十年代中华剧艺社的舒绣文，八十年代“解禁”以后，四川省人艺的晓欣，中央戏剧学院早于巩俐的学生、《编辑部的故事》里的女记者吕丽萍，都扮演过这位著名的人物，取得过盛誉的角色，巩俐的花金子不一定胜得过她们，至于老一辈有定论的花金子，可以说巩俐还望尘莫及。

这一天，“中院”学生彩排《原野》的晚上，临近放暑假的前夕，巩俐爱花金子，认真的作练习，她并没有想到要赶前辈，超同辈，演出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花金子，只想按照我巩俐所理解的她，导演刘力滨老师所分析的她，去尽情的演好她。演完之后，暑假期间，或回山东济南，去看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或留北京游山玩水，体验生活，万万

没有想到有什么人要来找她。

这个人可来了——他没有披着美国人的那种长发，只剪着比庄稼汉还土气的平头，象没有理发钱的样子，两道浓眉，一条硬鼻，嘴唇很一般化，牙齿极不整齐，唯独那双眼睛，不是自己陷入沉思，便是总想凝神一望，立刻就把人物风景全都看穿似的。

他的身材有 1.75 米高，穿着打扮也象个普通的老百姓，满嘴操着陕西人的土音。在长安赶集的闹市人群当中，随地都能够碰见走南闯北的关中汉子。偏偏他胸前挂着个高级照象机，出手出脚又不象土包子，真猜不出他是个甚等样的人物，会跑进中央戏剧学院来彩排《原野》？

巩俐演花金子，乍见火车上的逃犯、砸断手拷脚镣的仇虎，回到焦家庄来。她爱仇虎——爱她的旧情人是条铁铮铮的硬汉子，她恨仇虎——恨他一去不归，使她错嫁给阎王的儿子、窝囊废焦大星，她佯装不理睬仇虎——但心头的烈火却正在熊熊的燃烧，她既担心、又高兴仇虎这一次回来——必然要把焦家闹得个地覆天翻。

那陕西土音的关中汉子，半虚着眼，看得入迷，突然打开了他的高级照象机，“卡擦”一声，闪光灯亮，拍照了一张花金子恨爱交加、喜怒无常的表情。他心头想：“唔，她正是我所要找的人！”

但是，他又被演焦大妈的女演员史可给吸引住了——焦阎王的老婆、瞎了双眼比有眼睛的人还更利害，她随时随地在提防着媳妇花金子偷人养汉，站在铁轨旁过，宁望着火车冲着她迎面而来。

那陕西土音的关中汉子，霎时间拿不定主意？论本色，巩

俐青春逼人，无拘无束，天然自若；论演技，史可对舞台娴熟，一招一式，停腔落板。他突然又打开了他的高级照相机，又“卡擦”一声，闪光灯又一亮，又拍照一张焦大妈拄着铁杖，咀咒的表情。他心头又想：“唔，她也是我要找的人！”

等待《原野》片断实习表演完了，他才去同导演刘万滨打招呼：“请你把花金子和焦大妈跟我介绍一下（陕西人读‘我’字特别沉重），好吗？”

“好的。你又打算拍什么片子？找什么样的演员？”

“暂时保密！不久就会告诉你。”

拍片找演员到中央戏剧学院物色人才，并非首创，不足为奇。名导演谢晋拍摄《牧马人》，就是从“中院”借去女生丛珊，平步登天，一举成名。而这位陕西口音的关中汉子，在当时还没有谢晋的名气大，也不象谢晋是江苏国立剧专导演系毕业的“科班”出身。但他也决非是无名小卒，曾经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学的却是玩弄象机的摄影系。在广西电影制片厂初次试机拍摄了《一个和八个》与《大阅兵》，初露锋芒，又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再度拍摄了国内外得奖的《黄土地》；还拍摄了《老井》，他从摄影师改行当演员，刚出马上阵，就获得最佳男主角的奖了。

同行的朋友说他：“你在电影学院走错了专业的门！”

他说：“我要是报考演员，瞧我这模样，电影学院还有我的份儿吗？”

在八十年代以摄影师起家，现在又改行当导演，这次他是来“中院”找演员拍新片。

在巩俐与史可的取舍之间，天然与技巧的选择之中，这不仅对新导演处女作的成败悠关，而且涉及制片厂拍新片的

浩大投资，不慎重那还行？后来，为什么张艺谋的眼睛看中了花金子、而没有看中了焦大妈呢？谣传他在举棋不定之际，一枚硬币猜子的办法：阳面挑巩俐，阴面选史可，结果史可占了阳面，故尔落选，那全是乱开玩笑的《天方夜谭》！但是决非王戈所说的《当代影后巩俐——出世就是机遇》，其中的内幕重点还在于“鬼才”张艺谋那双识人的眼睛。

三、不怕名落孙山，只怕半途而废！

经过《原野》导演刘力滨给张艺谋介绍了——他的学生演花金的巩俐以后，他们两人相见，只是泛泛而谈。巩俐没有问他的来意，只知道他是《黄土地》的摄影师、《老井》刚出名的演员；张艺谋也没有告诉她有何打算，更多的是只冷眼旁观她卸装后的表情、端详她的眉目口齿，听她女中音的发声，好象山村里相亲，在挑选新媳妇儿的一般。

巩俐有苗挑的好身材，有两道细长的、平坦的眉毛，一双灵活而不太大的眼睛，鼻子长得很直，嘴唇生得很销，笑起来非常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要贬她不美吧？从她脸上的金盘结构，挑剔不出半点毛病；要夸她很美吧，巩俐后来在香港个别记者有关她什么性感、艳丽、迷人不三不四的提问时，回答得很真实、很干脆：“内地比我长得漂亮的姑娘多得多，有的是。”

张艺谋在仔细观察中，这才发现巩俐一笑露齿，左右长着两颗微微突出的小虎牙——有人把它看成电影明星美丽的致命伤，或贬为缺陷美，因而后来巩俐在主演《古今大战秦俑情》的时候，香港美容院的专家，特别为她校正了虎牙，错误的以为这才是完美无缺；其实，那才是取消了个性明星特殊的标志，好比图腾社会的部落取消了自己的徽章。三十年代默片时期，老牌明星陈燕燕不是有一颗教人难忘的“美人痣”吗？并且风行当时，没有长痣的女人也要画颗“美人

痣”，方显得万分的时髦。最佳男主角张艺谋获最佳男主角奖之际，他的牙齿就极不整齐。巩俐并不主演昭君、虞姬、貂蝉、西施倾国倾城的四大美人，她的成名作品不都是带着小虎牙上镜头的吗？观众谁都记得没有长小虎牙的是刘晓庆、是潘虹，长有小虎牙的是巩俐，她们的戏演得好与坏，并不在乎有无小虎牙。所以，校正小虎牙，纯属多余，或者叫做艺术不懂，打滥水桶！

张艺谋在那天观察巩俐，也决不因为她长有小虎牙，而不选她。他只是问巩俐的学历：“你读过那些学堂？”

巩俐般着指拇算给他听：“我读过济南市三合街的小学，又读过济南市第二中学的初中和高中，高中毕业以后，就不想报考一般性的大学了。”

“为什么？”

“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唱歌、跳舞、演戏，长大了就想报考戏剧院校，学自己喜欢学的东西。再说，报考一般大学，在学堂里学的东西，将来到社会上找的工作，不一定对上号，那我何苦白浪费时间呢？不如学的是戏剧，干的是戏剧，对号入座，才有成就。不是吗？”

“唔”张艺谋点点头，很赞成她：“那你就考上中央戏剧学院来了？”

“你说得轻巧，吃根灯草，哪儿有那么容易啊！……”

这一下，可把巩俐的话匣子打开了。原来她1983年在济南二中毕业考试及格，领到高中文凭以后，参加高考，在志愿书上填写着山东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的艺术系，专业是学声乐。因为巩俐自己认为她的歌唱的不错，考她唱歌很有把握，这不是吹牛，在三合街上小学那阵，她就曾经崭露

过头角。

那年，济南人民广播电台，要录制一组儿童歌曲，学校当局推荐了巩俐和其他两个歌唱得好的学生，他们都是由父母陪同前往，巩俐却悄悄溜出了家门，瞒着家里人，她打算回头让爸爸巩力泽，妈妈赵英与哥哥姐姐大吃一惊！一路上，她哼着录音要唱的曲子，顺利的完成了这件保密的、快乐的事。按时收听，她有意召集了全家人，拨开了收音机，让播音员播放出儿童歌曲和巩俐的姓名，家里人果然是全都吃惊：“真是你呀？”

“怎么不是我呢？嘻嘻！”

后来，她上中学，学校演唱没有一次离开过她，许多人都知道她就是上过济南广播电台的小巩俐。谁知道山东、曲阜两处师范大学考生发榜她却名落孙山了！要是考官们有眼力，早知道她就是将来在上海晚会、香港义演、各地歌唱《我拿青春赌明天》，在卫星电视台打广告歌唱《夜上海，你是个不夜的城》的红星巩俐，焉有不录取之理？

爸爸、妈妈叫她不要怏气，中学同学安苑、刘慧岚劝她不要灰心，巩俐爽爽快快的回答他们：“没有事儿。我没有受过音乐的专业训练，认真学唱歌的时间又短，那也是在我意料中的事，今年不行，明年再来。”

但她不得不听从家里安排，参加临时工作，先后在山东省公安厅举办的“打击刑事犯罪份子展览会”、山东出版总社读者服务部、山东大学图书馆各处打杂。巩俐抓紧业余时间，自己备音乐课、戏剧课，今年不利，明年吉祥。……

张艺谋静静地听巩俐描绘有趣的故事，偶尔插话问她：“你为什么既爱音乐，还爱戏剧呢？”

“不瞒你说。我自信这两门都会有我的前途!”

在济南二中读书那一年，暑假期间，山东电视台要拍摄一部反映中学生生活，名叫《第十八个春天》的电视剧，席与明任导演，选中了二中大院的几个镜头，场面很大，学生很多，教室很小，十分混乱。席导演只宣布：“大家自由发挥！只要能表现你们课间活动的气氛就行，准备——开拍。”

巩俐也挤在人群中凑热闹，但她刻不容缓，灵机一动，顺手抓起一根他们平日里爱玩的钢尺，在课堂书桌上，敲出了共鸣声音，演奏着有快有慢的钢尺音乐，摄影师无疑的要把镜头集中在她的身上了。搬上荧屏，十分出色！

导演很喜欢小巩俐的机灵，向学校当局和通过家长把她借去拍外景，巩俐当然高兴，跟着摄影队东挡西杀、南征北战，睡木板、吃咸菜，足足有一个月。巩俐回到家中，皮肤也晒黑了，人也磨瘦了，爸爸，妈妈责备她：“暑假快玩完了，作业才做了点点，回到学校，你拿什么去交卷呢？”

小巩俐吐着舌头，做着鬼脸：“没有事儿。赶呗！”

1984年巩俐第二次又报考了山东艺术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她满以为《第十八个春天》的导演她的席与明老师，既然那样的夸奖她，又经过一年来的埋头读戏，对镜表情，床头还悬挂着好莱坞电影皇后葛莱泰·嘉宝主演《茶花女》的照片，为她厉兵秣马，加油打气，想必此去一定会鱼跃龙门，名登金榜了！

谁知道巩俐又名落孙山，面对被录取的别人上红榜的名单，一向自信非凡的巩俐，情不自禁的背开众人，流下眼泪，扫兴回家卧倒床头，关着房门痛哭一场：“也！莫非我的小虎牙真成了问题吗？”

妈妈婉言劝她：小俐！反正你已经找到了青年服务部的正式工作，就别再折腾自己了。即使你太爱艺术，将来考上了师范、幼师，教教娃娃唱唱跳跳，不也就如愿了吗？”

“不！这辈子考不上戏剧学院，我什么也不干，我就不相信我真的不如人家”。

爸爸也安慰她：“你既然有毅力，何必用眼泪说话呢？鲁迅不是讲过‘路是人走出来的嘛’！……”

张艺谋很想笑，但是他没有笑，又插话问巩俐：“你自己练戏没有门儿，为什么不在业余时间，找一位内行老师教教你呢？”

“呃，你说对了！我当然找到了一位启蒙的开门老师……”

同年底，巩俐听说解放军艺术学院在青岛招生，她立刻第三次奔赴考场报名，投考演员。结果呢？还是名落孙山！但她三战三败，这回并没有哭，反而微露着小虎牙，一声冷笑，冲口而出：“又没有我的名字，真奇怪！”

冷不防她身后有一位戴眼镜、穿晴雨衣的中年男人，听到这埋怨话很感兴趣，脱口而出：“考不起就考不起！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巩俐扭头观看，正有气没处发：“我考不起！你管得着吗”

那人更感兴趣，反倒问她：“你考过几次没有考起？就发这么大的脾气！”

“你管得我考七次、考八次考不起呢？关你的屁事儿？”

“你考不起，当然不关我的屁事。我想问你——你还敢再考吗？”